

征韓雜誌

全

210.4



タイトル番号：0024

書名：征韓雜誌

1冊

珮弦青山先生著

# 正韓雜誌

水府 鐵槍齋活版

序

叙事猶作畫也。畫龍者必盡騰躍之變。畫虎者必竭咆哮之態。叙英雄者必極跌宕之致。而後使觀者稱快。但幅有廣狹。而畫之法變焉。篇有長短。而文之體異焉。勢使然也。豐公征韓之役。先輩固嘗編纂之。惟其瑣言碎事。舍而不錄者。著書之體為然。顧其瑣碎者。亦足以觀當時之光景。乃輯而錄之。名曰雜誌。譬之小幅龍虎所寫者。僅鱗爪耳。至其奇變。則非此編之所能盡也。天保己亥菊月珮弦陳人叙。

征韓雜志

佩弦陳人輯

太閤將發京師親帥諸將謁御香社

神功皇后

獻長光寶

刀而後發武家閑談昔神后西征獻刀矛於大三輪祠

日本記英雄所為闔合如此

太閤在名護屋一日親為猿樂忽脫假面呼有司曰

嚮命運糧朝鮮恐有匱乏臣陪其數運之觀者歎

其用心軍事頃刻不忘焉

碎玉話

我軍既克漢城石田三成問小早川隆景曰君老於

兵者也今日之事有遺策否願聞君意隆景辭三

成彊之。隆景曰。諸君之策固善。然皆見其利而未見其害。萬一挫敗。奈之何。三成乃悟。謀築城壘。以相聯絡。作圖示隆景。隆景稱善。此後我軍雖不利。敵不得窮躡。隆景之力也。翁物語

加藤清正在釜山。與鮮兵戰。至暮不解。清正顧其將莊林曰。汝往收軍。森本進曰。奈何不命臣。清正笑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摧堅挫銳。莊林不如汝。歛衆全軍。汝不如莊林。森本乃服。碎玉話

太閤之召還諸將。清正回軍。路經密陽。過戶田氏繁。氏繁兵緩服出迎。清正戎裝跨馬。隊伍肅然。乃解。

裝取腰間絳囊投之。乃錢糧也。氏繁問曰。近地無敵。何乃如是。清正曰。吾非不欲優逸。顧將帥不警。士氣必弛。一旦蹉跌。前功皆廢。吾雖不見敵。常如

臨敵。正為此耳。常山紀談

晉州之捷。清正部將飯田先登。後語人曰。攻守之形。彼此異情。吾國相攻。若有登堞者。城從而潰。彼則不然。兵已登城。猶尚苦關。吾兵不知有先登而死。若故吾登此城。攀堞大呼。待大衆踰壕而後入。此吾之所以不死也。錄鈴

朝鮮僧松雲屢來清正營。清正嘗問朝鮮有寶否。答

曰吾國之實在日本。清正怪問曰將軍之頭是也。

清正大笑。四溟堂集

蔚山之戰。黑田長政戴水牛角。竟與敵相搏。墜水

中。纜露角尖。俄提首級而出。見者歎伏。單器温知錄

諸將城泗川垣。見和泉曰。銃眼欲高。長曾我部元親

曰。不如卑之。和泉曰。敵來窺則奈何。元親曰。敵來

而不能禦。使其窺伺。何以守城。且銃眼甚高。是使

銃丸過敵頭上耳。常山紀談

鮮兵嘗夜斫吾營。營中頗擾。津田元綱羽柴秀勝士縱火

吾營。火光燭天。吾兵乃得與敵相辨。鮮兵敗走。衆

稱元綱之智。元綱曰。否。吾效源廷尉之大炬耳。津田

家譜

清正深入北地。北地寒甚。民皆穴居。聞兵至。皆逃。清

正兵乃避寒穴中。已而土人聞清正不妄殺。皆來

鬻物。兵士久在穴中。往往患雀目。用土人言。食鷲

而愈云。鈴錄

諸將在漢城。聞明兵大至。議曰。今糧已乏。而敵又至。

不如速棄此城。以保釜山。加藤光泰曰。釜山距此

不為近。吾一去此。此城立為敵有。而清正等在此

地。必將為敵所邀截。清正未還。此城決不可棄。諸

將曰。奈無糧何。光泰曰。諸君必欲去吾獨留。諸將不悅而止。加蘇系音清正方在咸鏡道。令相良長每守

青州。青州據征韓錄鮮兵來圍甚急。長每曰。吾非不能潰

圍還國都。顧使吾守此城者。清正也。清正未來。吾

寧死不去。清正聞之曰。吾不可使長每死。乃帥兵

援之。遂擊破鮮兵。與長每俱還漢城。相良系音

唐嶋之戰。佃十成。加藤嘉明士將登敵船。敵以劍縱其口

隆海中。從兵倒薙刀。援之復躍登敵船。人服其勇。

常山紀談

鮮兵嘗伏山麓窟中。我兵多見射殺。井口與一。黑田氏兵

與其兵。山崎進入窟中。山崎斬射手三人。井口悉

逐其餘。乃請用朱柄槍。主將曰。凡積首功者。或一

日獲七級者。惟得用之。其後井口一日斬七級。乃

用朱柄槍。常山紀談

清正航海。醫官多齎正氣散而從焉。已而兵士多疾

因授藥不愈。乃與他藥皆愈。人問其藥。曰。今日之

病。非惟不習水土。蓋軍中抑鬱所致。故用香蘇散

耳。於是諸將士皆用之而愈。老談一言記

太閤憂征韓諸將之或乏兵器。令斂工國廣忠吉從

軍。皆一時良工也。新刀銘明人曰。倭刀以古者為

貴近世新鑄之刀儘為利矣。全浙謂國廣等刀也

寬正中出雲人航海至明。掠兩小兒來。兄七歲。賊詩

曰。異國更無青眼友。空江祇見白鷗群。秋風灑淚

三千里。吹滿西山日暮雲。弟六歲亦賦詩曰。烟水

微茫歸路長。滄波萬里在他鄉。與人欲語音脫一字

別。終日無言送夕陽。卧雲日太閤朝鮮之役我兵

虜明人七歲兒。兒賦詩曰。夢裏分明歸故鄉。雙親

向我問扶桑。華鯨樓上一聲曉。歌枕猶疑在大唐。

太閤感而還之。昆陽漫錄二事絕相類

征韓諸將每患糧餉不繼。太閤聞之令海賈曰。以穀

至朝鮮者倍價購焉。於是海賈爭以穀至朝鮮。諸

將乃得給足。翁物語

加藤清兵衛守蔚山。明兵來攻。城中禦戰會肥後一

僧在城。倉卒間使之裝火藥。兩手皆黑。飢不暇食。

城兵以火飯置掌上。就而食之。黑處隨飯脫去。痕

迹瞭然。一時攻守之急可想見也。湖亭涉筆

明諸將莫能當。清正者惟劉綎。曉猛稍近。清正綎執

鑕鐵大刀。重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明史類清正

之重鎧大刀。碎玉話綎能詩。隨園詩話類。清正之晚年好

學闕原而安康之戰。清正一擊破之。他將可知也。

長曾我部元親在唐嶋獻鉅材三百大竹三百於太閤。太閤悅曰：彼夢邁乃爾，命造一室，名曰高麗殿。

元親記

黑田長政在朝鮮，一日命從士桐山曰：前軍銃聲甚急，汝往視之。桐山還報曰：樹林蒙翳，勝敗難辨，然銃聲漸近，吾軍得無敗乎？長政曰：否，吾以母里但馬為前鋒，彼非浪戰者。母里聞之曰：非主君之明，吾獲敗衄之譏矣。黑田臣翰譜

浮田秀家將赴朝鮮，有伶人以貧乞金，諸將秀家曰：吾食大國，何惜數金？顧今赴海外之役，安得給金？伶人已而潛遣使謂伶人曰：汝家蓄一假面，吾欲之久矣，今幸授我，乃給黃金二十板。伶人悅，獻假面。及航海期迫，秀家又遣使還假面，曰：吾以明日航海，恐不得生還，姑付此器於汝。聞者謂得將家之體也。翁物語

小早川隆景在開城，遣使於名古屋曰：願得援兵十萬，掃平明國。太閤慨然曰：隆景固當然耳。因顧諸將曰：吾老矣，功若不成而死，卿等必奉秀次成吾志。吾能化鐵龍，駕黑雲，蹴殺四百餘州之兵。吾聞昔人有嚼榴子吐火者，忘其姓名。左右曰：北野神。



是也。太閤曰：彼固非吾比。神異猶能然耶？聞者吐舌。武家閑談

碧蹄之役，黑田長政帥數騎訪隆景營。隆景曰：吾命

井上粟山以先鋒，恐不勝其任。卿幸為吾指麾。長

政曰：諾。乃脫帽絮戴水牛角兜鍪，直赴前隊。眾悅

曰：彼人為我先，我必克矣。其見倚仗如此。武家閑談

碧蹄之捷，立花宗茂鎧馬朱殷，鞞繫雙首，佩刀曲不

入鞘者數寸。隆景見而歎曰：壯哉宗茂！徐曰：何戰

不壯，眾更嘉其不讓。武家閑談

明將李如松之取平壤，大抵皆南軍之力。南軍浙江

地方之兵善用火器，勇銳無比。然如松北人，以故

痛抑南軍。西厓集至碧蹄之戰，如松軍皆北騎，無火

器，竟以是敗。懲錄嗚呼！令如松善用南軍，必非我

軍之利也。而如松不用，自取挫敗，私心害事如此。

太閤航海赴名護屋，有鳥集其檣，似呼勝勝者。太閤

悅曰：此吉兆也。命捕之，尋放之肥前。土人呼曰勝

鳥。瓊浦通

諸將在釜山，啓軍事於太閤，連署押字。隆景押字筆

畫繁密，久而成。福嶋止則曰：押字宜疏，臨死押遺

狀，繁密恐不堪書。隆景曰：丈夫當橫骨原野，遺狀

何為正則慙服語瑣

明人許儀俊在薩摩聞太閤西征潛報之明其書論我兵曰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有之全浙

兵制及小西行長與明將史儒等戰行長兵多戴鬼

頭獅面明馬皆驚退陷淖中不得起我軍掩擊大

破之遂斬儒平攘錄

太閤聞明兵援朝鮮見諸將議軍中蒲生氏鄉進曰

殿下封僕以朝鮮僕能辦之明兵何足畏也太閤

默然常山紀談

立花宗茂嘗援清正有功諸將媚嫉頗有異論宗茂

聞之曰武夫唯事戰鬪功非所論也立齋舊聞記

朝鮮人叙漢城形勢曰我國形勢無有如都城之險

固蓋漢城與臨津環繞前後東北則有高山大嶺

橫截遮蔽而西有大海環之即所謂天險也西厓集

明人記之曰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

塞而忠州左右烏竹二嶺羊腸繞曲真所謂一夫

當關萬人莫踰三大征政天險如此而李昭不能守所

謂地利不人和者也

行長至漢城李昭已逃一卒進將入城行長怒曰奈

何亂次乃揮薙刀斬之整衆而入關原合戰誌